



《幽夢影》隨筆

許景順

《幽夢影》隨筆



許景順

「為月憂雲，為書憂蠹，為花憂風雨，為才子佳人憂命薄，真是菩薩心腸。」——張潮，《幽夢影》第五則

文人憂失明。

自從發現自己熱愛閱讀，最大的恐懼就是雙眼失明，即使能雇人來唸給我聽，總是少了能自己操控速度與節奏的自由。眼睛和身體其它部位一樣是消耗品，偏偏閱讀是消耗眼睛的主因之一，真是矛盾。我要看得見書上的字啊！

還記得第一次發現自己近視了，某一天突然看不清楚牆壁上的海報，不知那是五還是S，著實把我嚇壞了！放學立刻去配眼鏡，一戴上就恢復清晰了，但我深刻了悟——我的眼睛再也沒有完美的功能了。過著戴眼鏡的日子也不是很壞，讓我回答不出老師問題的時候至少有個拖延的藉口，或是尷尬時刻可以擦擦眼鏡而不致於不知該把手放哪；當然也有缺點，比如下

雨天不擋雨的話視力會嚴重減弱，或是接吻會撞到所以要提前摘下之類的。

眼角餘光的範圍也縮減了。用眼角餘光的習慣是我從小舅舅那裡學來的，一年春節全家齊聚高雄外婆家，舅舅在桌前忙著自己的事，有人從側邊問他問題（要不要吃水果之類的），正忙得無法開交就不轉頭了，僅以眼角餘光瞄一下問他的人就回答了。我就想說這招可以學學，不想轉頭的時候就用眼角餘光。只是戴起眼鏡之後，眼角的範圍就受限於鏡片寬度，我又不喜歡大鏡片的，更不敢戴隱形。

另一種視覺我也不願失去，就是文學人讀書的深入眼光，不只讀情節，還會注意羅蘭·巴特筆下的另外四種符號（請參考《S/Z》）：hermeneutic, semiotic, thematic, cultural（情節是proairetic）。每段敘述都包含至少一種符號，從符號切入可以見到文章的更多層面——作者用了什麼二元對立，有什麼點還沒說穿，這裡用了

什麼典故，那裡有什麼言外之意……等等。事件、故事每天都有，重點在於能不能從中發掘意義？

不過我們要的是意義嗎？曾聽說過許多讀文學的理由，有人說用文學更了解人生，也有人表明不讀文學就不知道自己還會想做什麼；至於我，我覺得我讀文學是因為，文學是少數沒有所謂正確答案的領域，只要說得有理都能立一家之言，因而文學的發展無窮，不只是繞著同樣幾個問題在煩惱——可以說文學的天空最寬闊吧！換言之，所謂的意義，只要不受限於一個動作接著一個動作的基本情節，就可以說是有意義了吧！

還有一種視覺，我不敢說我有啦，但如果哪天真的能睜開這雙眼睛，會是最珍愛的眼光；我在說的，是文人對世界的眼光，那種不斷觀察體會感觸的眼光，任何落葉微風都在心上留下圈圈漣漪。不只是明察秋毫無不留意的觀察力，旁人買到折扣品自己也

開心，路上車子被插隊也感到不爽，發現月亮的色調比前晚黃了那麼一丁點而感到喜悅——這樣的視覺。有這雙眼睛，世界無處不是好文，無處不是感動。

看到愈多痛苦愈多，但美麗也愈多；這種條件我願意接受。